

□□ 叶辉 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

“老省长走了……”

2月27日凌晨四时多，一个短信提醒声，浙江省新昌县镜岭镇外婆坑村党支部书记林金仁突然惊醒。打开一看，泪水顿时冲出双眸。

发来短信的是浙江省原省长沈祖伦的护理员。就在几分钟前，老省长与世长辞。望向窗外，想起与老省长30多年的情缘，林金仁不禁失声恸哭。

天亮后，消息很快在外婆坑传开。村民林军录第一个听闻，眼泪同样夺眶而出。越来越多人围了过来，外婆坑村陷入泪海。

林金仁看着村口那条柏油路，心绪更加难宁。没有老省长，哪来这条路？没有这条路，哪来外婆坑的今天？

一上外婆坑

沈祖伦，1931年生，1988年任浙江省省长，1993年至2004年任全国政协常委，2004年离休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沈祖伦在绍兴任县、市委书记，他要求自己：“凡要农民做的，我都能带头做到。”他不但能做各种农活，还能做为母牛接生、木匠、箍桶等技术活。因此，他到哪里都与农民打成一片，农民称他是“生产大队长”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浙江省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半亩，沈祖伦就提出，仅靠包产到户无法致富，他鼓励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，发展多种经营，建设市场，搞活流通。

“爱人民，首先要爱农民！”这是沈祖伦的座右铭。他参加游击队当交通员时常得到农民掩护，早年曾在农村蹲点多年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对农民的感情更深了，对农村也更了解。从政半个多世纪，他一直与农民保持密切联系，与农民血脉相连。他常说：“对农民的感情成了我人生的思想政治基础。”

90年代初，沈祖伦到南昌调研，听说该县的外婆坑村是“浙江倒数第一穷村”。1991年11月25日，通往外婆坑村的崎岖山道上，沈祖伦一行徒步跋涉。

外婆坑村蛰居在三县交界的大山峡谷深处，要进村，只有两条路：一条五岗路，得翻五座岗；另一条大石路，其中有段“鸡肠道”，从陡峭的石壁上凿开，二十公分宽，仅容两足。壁侧为溪，稍有不慎，恐将失足，而一下雨就被淹。

“开门就是山，出门就爬岭；看看面对面，走走老半天”。沈祖伦在一篇文章中载有首次徒步去往村里的情景：“这个村与外界只有一条悬崖峭壁上能让人放下两只脚走进去的‘小路’”“村里的烧火柴背不出来，造房子把空心板抬进去难如登天”。

沈祖伦的到来使林金仁激动万分。1990年，35岁的林金仁被选为村主任，他本为箍桶匠，80年代就已是万元户。要不要当“村长”？林金仁犹豫许久才接下担子。他笃定，既然村民信任自己，就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，必须改变落后面貌，带领村民致富。

可这担子实在重若千钧！小小山村，90户人家，303人，耕地27亩，人均收入92元，一年有9个月靠政府救济粮度日。因为太穷，全村有38个光棍。

当地民谣：“新昌有个外婆坑，有因不嫁这条坑，三餐吃的六谷羹，缺钱缺粮缺姑娘”。“新昌第一光棍村”的帽子就是这么被戴上的。究其穷根，阻梗在路。

因扼山村与外界咽喉的是1.5公里长的险恶路段，中间需架8座桥。修路要钱，村村里账上还欠着15600元的债。林金仁上任后，四处筹钱，一年跑了82趟县城，破了3双解放鞋，才筹到3000元。

1991年9月17日，修路工程仓促上马。因为钱不够，工程时断时续，何时才能修好？林金仁心中没底。

沈祖伦的到来，让林金仁看到了希望。因为路太窄，怕有危险，汇报放在了村口。尽管未能进村，但听罢一番话，沈祖伦心情更沉重了。

“要致富，先修路，这话没错，但眼下首要任务是先让村民吃饱肚子，总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修路吧？”沈祖伦言语谆谆。

可林金仁态度坚决，一手拍胸脯，伸出五指：“省长，只要你给我5万元，我保证60天把路劈通！”

沈祖伦被感动了：“好，既然你决心这么大，资金问题我们想办法。”

沈祖伦与新昌县领导商量，修路的资金由县交通局帮助解决，外婆坑村出劳力，先打通与山外的通道。

“两个月路修通，我可是要来检查的啊！”临别前，沈祖伦特别叮嘱。

“我一定完成任务！”有了钱，林金仁信心十足。

“外婆坑村就是我‘外婆家’”

60天后——1992年1月25日，腊月初十，寒冬凛冽。

荒田坪至外婆坑村最关键的“咽喉路”终于打通，一条机耕路的路基浮现眼前。

自从到访外婆坑村，沈祖伦一直关注着这条路的进展，得知基本修通，他特意前来视察。

沈祖伦的突然到访使林金仁很是意外。两个月，夜以继日，劈山修路，林金仁没有食言。从此，村民出行方便多了，但这条路宽仅盈丈，沿途8座桥全是木头搭成，别说汽车，连拖拉机都进不去。车不通，农副产品运不出来，外婆坑村照样还是穷。

沈祖伦与同行的市县领导商量，将这条路扩建成能通汽车的公路，才能一举摘掉外婆坑村的贫穷帽子。修路所需的18万元资金，经他协调，由当时的绍兴市计委等单位解决。这使林金仁喜出望外。

“路修通，我来参加通车典礼！”沈祖伦握着林

沈祖伦九上外婆坑



“爱人民，首先要爱农民！”这是沈祖伦的座右铭。从政半个多世纪，他一直与农民保持密切联系，与农民血脉相连。他常说：“对农民的感情成了我人生的思想政治基础。”



金仁的手说。

临别前，沈祖伦还向村民深情表示：“今后，外婆坑村就是我‘外婆家’，我会经常来的。”

这一幕，村民们被深深感动。

新的战斗打响了。资金一到位，工程技术人员进场测绘。林金仁号召村民凑些鸡蛋、黄豆、土豆招待他们。工程很快开工，这条凝聚着沈祖伦心血和希望的脱贫路在延伸……

1992年8月17日，这是外婆坑村历史上值得记载的大喜日子：这天，公路全线贯通，村里举行通车典礼。

虽然沈祖伦答应参加，但林金仁心里没底。听县领导说，温州大桥、宁波大桥通车典礼邀请他，他都没去。一个小山村的通车典礼能亲自来？

抛下这些不管，林金仁专门到镜岭镇供销社花5分钱买了请柬，签上自己的名字，盖上村委会印章，寄了出去。

他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……

通车那天，村民无不翘首盼望。

终于，第一辆小车开了进来，沈祖伦的身影从车上下来时，大家顿时沸腾起来。

一排村部办公桌拼起的台子，典礼简朴而热烈。沈祖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他将这条路命名为“富裕路”，沿途的桥命名为“小康桥”。他说，这条路的开通将彻底改变外婆坑村贫穷落后的面貌，并勉励村民用勤劳和智慧走出一条致富之路，祝福外婆坑村的生活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。

从“光棍村”到小康村

1993年1月2日，沈祖伦第四次到外婆坑村调研。

坐在村委会的小平房里，沈祖伦说：“路修通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建议，你们不要办厂，要靠山发展，向绿水青山要效益，可利用山区优势种茶叶。”

村里有茶，但这珠茶只卖两块钱一斤。

沈祖伦问：“什么原因？按理，高山茶品质更好啊，是不是制作有问题？”

林金仁如实相告，将计划和盘托出。前不久，他专程跑到杭州，参观了龙井茶的采制技艺，他想改珠茶为龙井。

沈祖伦一听，两眼放光：“这条路走得通，发展名优茶，把品牌做好！”

第二年，林金仁派出二十多个青年外出学习，再将龙井茶的炒制技艺带回村。果不其然，所产茶叶一炮打响，其香味甚至比龙井茶更胜一筹，身价也马上飙升。而今清明前后，村里茶叶平均一斤价过千元，尤其是明前的野生茶，未及采摘，早被订购一空。

销路通了，售价高了，老百姓种茶积极性自然高涨。茶园面积从不到100亩，发展到1500亩。2004年，茶园还获得国家有机茶认证，“外婆坑”牌大佛龙井茶一度远销国外。

靠山发展，做山水文章，林金仁始终记住沈祖伦为外婆坑村指明的致富路。新世纪后，村里搞起了乡村旅游。2001年，林银火办起首户农家乐，接着林金妃、林金芬等紧随其后。

起初，生意不温不火，外婆坑村的农家乐冷了几年。2009年，浙江农家乐“暴热”。那年，外婆坑村成功对接上海世博会，成为了“上海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点”，由此开始起飞。

小山村靠啥吸引游客？林金仁打出了“江南民族第一村”的招牌。浙江哪来这么多少数民族，一时间，很多人兴致盎然，一探究竟。

原来，修通路后，林金仁就想着如何解决光棍汉问题，于是鼓励村民到外地娶媳妇。通过外出打工者的介绍，林友法第一个娶上贵州姑娘熊高翠。接着，一个带一个，姑娘们纷纷嫁过来，38个光棍中有37人陆续结婚。

这些姑娘能歌善舞，村里灵光一闪，适时组建起歌舞团，让她们身着民族服装为游客表演节目。这么一来，村里的旅游业更旺了。“吃农家饭、住农家院、观自然景、赏民族风情”，每逢节假日，村口大堵车，停车场越建越大。

2012年，投资465万元的农家乐集散中心拔地而起，可供百人住宿。现在，村里有13家农家乐，其中，从杭州创业回来的林永龙开办的规模最

大，与妻子两人经营，年利润五六十万元。而其他村民，光卖农副产品玉米饼、笋干、农家米酒等，就赚得盆满钵满。单玉米饼，一年销售额就超700万元。

外婆坑村的富裕带动了周边村共同发展。现在，周边5个村合并进来，全村增加到350户，茶叶产值达到1800万元，去年人均收入超过5万元。全省出名的贫困村，昔日的“光棍村”，一跃成为小康村。

两根拐杖和一床丝绵被

1993年，沈祖伦从省领导岗位退下来，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常委。调查研究成为他此后的一项重要工作，每年“两会”前，他都会认真写提案，其中涉及三农的内容最多。他是中国最早考虑取消农业税，并为此积极建言献策的官员之一。

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，沈祖伦仍惦记着外婆坑村，践诺一次次回“外婆家”。

林金仁妻子黄玉琴清楚地记得，1996年2月9日，老省长第六次来外婆坑村时把他的夫人也带来了，他是要来调研兼“走亲戚”的。

1995年，路修通仅3年，全村人均收入就已超过3000元。得知这一信息，沈祖伦非常高兴。那天，林金仁留他吃饭，前几次邀请，都被沈祖伦谢绝了。这次他爽快答应了。

这顿饭，老省长吃得酣畅。这是富起来后的农家饭，自然吃得特别舒心。

从1991年到2023年，林金仁拜访沈祖伦近80次。每次拜访，沈祖伦都会问长问短，详细了解农村变化，了解农民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反应，了解农民的意见和建议。与一个底层农民的真诚交往，成了沈祖伦了解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。他曾说：“与农民的友谊在我担任省政府领导的工作中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”

沈祖伦对林金仁的人品之所以这么认可，也是缘于经年累月的交往。1996年那次来外婆坑村，沈祖伦坐在林金仁家的小凳上聊天：“这些年，你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，不容易。说说看，当年为什么

学手艺？”

当年，两人一见投缘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都会箍桶。沈祖伦的话，勾起了林金仁痛苦的回忆。因为穷，他从小吃不饱饭，糠、玉米芯、野菜是经常的食物，13岁上山放牛，17岁学箍桶。说着过去的苦，林金仁眼含热泪。

沈祖伦也说起自己吃过的苦头。谈及各自的伤心事，两人唏嘘不已，说到动情处，沈祖伦眼有泪光。

“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热泪？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

沈祖伦爱农民。绍兴人还记得，他任县委书记号召积肥，深秋时和农民一起跳到齐腰深的河水里捞水浮莲，围垦海涂时和农民一起挑土，中午和农民一起在滩涂上吃饭。当省长时遇到兰溪洪灾，他记挂被洪水围困的农民，执意乘救灾部队的冲锋舟到险情最严重的村里指挥救灾。冲锋舟在激流中倾覆，他落水，幸亏水性好才没酿成惨祸。

“我一直牢记老省长的告诫：当村干部不能贪污，不能高调，不能光顾自己冒富，要让村民先富起来。”林金仁说。他没搞企业，一心一意为村里富起来努力，三个儿子也都在打工，村里许多人都比他富。也因此，大家都认可他，每次换届，林金仁几乎都是满票当选。

一次，林金仁夫妇去看老省长，黄玉琴发现，老省长的身板已不那么挺直，腰也有些弯了。她心头一阵酸楚，老省长老了！

从杭州回来后，黄玉琴背着柴刀上了山，寻寻觅觅，千挑百选，砍了一根古藤，一根硬木，反复切割打磨，做成两根拐杖，又觉得太土，不够精致，于是专门赶到临村请木雕师傅雕上龙头，刷了油漆。

2010年，沈祖伦第七次来外婆坑村时，黄玉琴奉上了自己的心意。

接过礼物，沈祖伦摩挲着光洁的拐杖，目光中闪烁着满满的暖意：“谢谢！谢谢！这份礼物太珍贵了，我收下！”

不久后的一天，林金仁正在村里的一个工地上忙碌，邮递员丁发田骑着自行车冲他高喊：“林书记，邮包，省政府寄来的！”

大家一听，都围上来看：一个纸箱，上面写着“浙江省政府沈祖伦寄”。打开，是一床丝绵被。村民们都啧啧称奇。

抱着丝绵被，黄玉琴感到一股温暖涌上心头。这床被子，夫妻俩视作珍宝，那是老省长的深情厚谊。黄玉琴放了很久很久，舍不得盖。

两根拐杖，一床丝绵被，那是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与一个山村农民的真挚情谊。

未了的心愿

2014年，沈祖伦辞掉秘书，捐掉家中所有字画，2016年搬进养老院，开始养老生活。期间，林金仁年年去探望，每次探望前先电话告知，常常还在途中，沈祖伦电话就追来了：“到哪儿啦？”

在八上外婆坑之后，时隔6年，2018年，外婆坑村村民再次联名写信，邀请老省长回“外婆家”探亲。虚岁88的沈祖伦不顾来回7个多小时的旅途劳顿，欣然赶赴山村。这是他第九次到外婆坑村。

老省长已九上外婆坑，能否十全十美，再来一次？2022年5月，林金仁带着村民的嘱托，专程到杭州发出邀请。

闻此，沈祖伦目光灿然：“我也很想去看你们啊！”

然而，春节前传来老省长病重的消息。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。

62岁的郑功花心痛得哽咽。沈祖伦几次来村里都向她嘘寒问暖，她很感动。路修通后，她与丈夫开了个小吃店，加上四五亩茶园，一年收入十多万元，日子越过越甜，她更感谢老省长了。听闻林书记去探望老省长，好几次，她都送去玉米饼、小花生，但被林书记劝阻。如今老省长病了，他还能再来外婆坑吗？

大家都想去探望，但因为人多，医院病房不让进。腊月廿九，带着全体村民的问候，林金仁赶赴浙江医院。

病床上，沈祖伦说话已很困难。林金仁虽有许多话想说，但医嘱不让多加打扰。他恋恋不舍，转身离去。突然，护理员一声惊呼：“省长……”

林金仁转身发现，被子底下，沈祖伦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来。他急忙俯身，一把握住老省长的手，心里一阵酸楚，一股热泪早已漫上眼眶……

1月31日，沈祖伦病情加重，医生紧急抢救。2月2日，林金仁再赴杭州探望。

病床上，沈祖伦双目紧闭。护理员贴近他耳朵说：“外婆坑村林书记看您来了！”沈祖伦眼皮跳了一下，他听到了，却睁不开眼。林金仁见状大恸：老省长啊，你是否还记挂着那个未了的心愿？

然而，老省长再也来不了外婆坑。

(叶辉为光明日报原高级记者，图片来源均为“资料图片”)

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
关注公众号“零度往上”